

20140711 島國前進 哲學星期五@台中「公投法修法連署，人民當家作主！」黃國昌
主持人：謝謝xx，因為他今天其實身體有點不舒服，然後還幫我們就是跟我們分享這麼多事情，然後要跟各位講一個好消息，就是我們今天帶來的2000份連署書都已經簽完了，或者拿走了。

(歡呼+掌聲)

主持人：很厲害很厲害真的，記得拿回去要拿回來，然後大家還繼續跟我們索取，就是很謝謝大家，那今天我們還會有一個演講，我們現在請黃國昌。

(歡呼+掌聲)

(觀眾：老師又下雨了啦。)

不好意思，好像只要我到的地方雨就會掉下來，各位如果不想淋，沒有關係，找個地方避雨，如果有雨具的話，把雨具拿出來。

其實大概，我必須要承認我對於台中這個城市我並不了解，我20年前每個禮拜都會來台中，那個時候每個禮拜天就坐火車到台中火車站，來這邊教人家怎麼考律師跟法官，一天上6個小時的課，早上3小時、下午3小時，有的時候上9個小時的課，早上3小時、下午3小時、晚上3個小時；10年以前，每個禮拜也會來台中，不過那個時候來的任務雖然一樣，身份不太一樣，在東海大學法律系兼課，但是我對於台中的認識大概就僅止於火車站、東海大學跟朝馬。

那事實上島國前進來台中以前，有很多朋友跟我們說台中的人很冷漠、台中是人權的沙漠、台中人不關心民主、不關心人權也不太關心在地的議題，但是今天在這個地方看到這麼多台中的朋友站出來參與我們的活動，我感覺到事實上台中充滿了希望，謝謝你們，我們給自己一個掌聲鼓勵好不好？

(掌聲)

在去年夏天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對於我自己影響非常的大，去年夏天的時候，在立法院裡面朝野的黨團他們在早上11點多關在一個小房間裡面簽下了一紙協議，到晚上11點多，立法院裡面的議事堂裡面是空的，根本沒有人的時候，那個時候透

過議事人員的宣讀，完成了一個法律的三讀，那個三讀之所以可以完成，就是早上11點多簽的那個協議，完成三讀的法案是什麼呢？完成三讀的法案叫作《會計法》，為什麼《會計法》的修正，這個看起來很技術性的法案在去年的夏天會對我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呢？因為那個《會計法》的法案它告訴全臺灣社會，它告訴全臺灣社會，只要我有權力，我要怎麼搞都可以，為什麼我會這樣講？因為那個《會計法》的修正草案在表面上是讓民意代表他的特別費除罪化，實際上所有的朝野黨團都知道他們會啟動那個修法就是要放一個大哥出來，那個大哥叫顏清標，顏清標做了什麼事情？他拿當民意代表的特支費到台中非常有名的地方，叫金錢豹，用公款喝花酒，被檢察官起訴，被法院判刑，判刑確定。結果這些政客因為顏清標有勢力，大家都要巴結他，上演了我們民主史上非常醜陋的一天。那一天……(麥克風沒電)

(觀眾：顏清標的陰謀，黑箱啦。老師你要不要先穿雨衣啊？顏清標的陰謀好不好，這是顏清標派來的麥克風。)

喂，聲音可以調大一點。不好意思，我想請他聲音調大一點，要不然我喉嚨會很累，因為今天早上...我昨天晚上只睡了兩個小時，今天早上去法官學院幫法官上課上了3個小時，下午就趕過來。

(掌聲)

其實大家真的冷靜的想一想，這麼醜陋、這麼齷齪的事情他們關在房間裡面幹得出來，這些政客還有什麼事情幹不出來？光光是，光光是這麼醜陋的事情他們都敢這樣子做出來了，他事實上是在跟全臺灣人民宣戰，為什麼我說這些政客在跟全臺灣人民宣戰？我們就是這個樣子，謀哩係麥安怎(台語)？我們就是這個樣子，謀哩係麥安怎(台語)？我們奮鬥這麼久的民主政治是要容忍這種事情發生嗎？

(不是)

各位容忍這種事情發生嗎？

(不要)

當大家每天很辛苦的在過自己的生活的時候，我可以了解為了家庭、為了自己的工作，其實大家每天都很累，在繁忙的工作之外，剩下的時間想要尋找自己一點點幸福，

去看一場電影、去逛個街(觀眾：交個女朋友)，大家都會有相同的心情跟需求，但是但是，除了這些事情以外，除了這些事情以外，要拜託大家的是，花一點點時間關心發生在自己周遭的公共事務，關心一下這些政客是怎麼樣在操縱我們的國家，關心一下這些政客是怎麼在踐踏我們的民主，只有當我們自己認識到這件事情，自己勇敢的站出來，這些政客他們才會害怕，他們的行為模式才有可能獲得改變。

有很多朋友在問，在太陽花運動以後，我們成立了島國前進，為什麼要推動公投法的補正？這件事情跟太陽花運動的訴求有什麼關係？如果說我們要推動改革，我們不是應該推動整個憲政體制的改革，我們要修憲，我們甚至要制憲，這樣才夠大器。我在這邊跟所有的台中朋友報告，推動憲政公民會議，希望能夠透過由下而上的方式來改變我們憲政體制當中不合理的部分是我們的訴求，也是我們長期的目標，要跟各位報告的是說，我們今天站出來邀請所有的朋友加入我們，我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我們要做的事情是，我們一步一步累積實力，我們一步一步開始創造任何改革的可能性。

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情況是什麼？我們現在所面臨的情況是，我們選出了一群失控的代議士、一群失控的立法委員，這一群失控的立法委員在國會裡面做著我們沒有辦法認同的決議，我們只能夠盡量地抵擋他們，張慶忠那30秒的事件，我想不需要再多做解釋，即使是在第一次臨時會當中，在第一次臨時會當中，在2006年認為陳水扁所提名的監察委員名單太過難看，而號召國民黨籍立委拒審的馬英九主席今天他成為馬英九總統，他提出了有史以來最爛的一份監察委員的名單，他要求透過黨紀貫徹他一個人的意志，這29個人不管再怎麼爛，我不需要跟你們解釋我為什麼提名這些爛人，我是總統，權力在我手上，謀哩係麥安怎(台語)？反正你們關心的、反正你們在意的永遠只有那小撮人，絕大多數的人不關心、不在意，我愛怎麼搞就怎麼搞。

我們面對目前代議政治走到了這一步，我們說總統的權限太大，我們必須要通過修憲來制衡，我贊成，下一個問題是，這件事情如何可能？這件事情如何可能？修憲要四分之一以後立法委員提議，四分之三以上立法委員出席，四分之三以上出席的委員同意，同意過後交付公民投票，不是投票率過50%，而是光贊成的人就要過50%，也就是要900萬人出來這個修憲的公民投票，這個修憲案才會過，如果說我們今天在立法院裡面連推動一個修法都有困難，請你告訴我推動修憲如何可能？推動修憲如何可能？

推動《公民投票法》的補正，我們要做的是什麼？我們要做的是讓那些在國會裡面的民意代表他面對最直接的壓力，我們今天在進行公投法補正的連署，我們也在累積人民的聲音，我們也在累積基層的力量，這些力量對於我們推動下一步的改革非常的重要。

我從2010年開始，我就開始投身追隨很多民主的前輩，投身補正公投法的運動，第一個階段千分之五投票要求提案的門檻9萬人太高，第二部分提案成立了以後，要給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審查不合理，第三個階段，連署要5%，要90萬人連署，這個門檻到目前為止只有兩大政黨達到過，諷刺的是什麼？諷刺的是，人民就是因為對代議政治不滿，才有必要透過公民投票來推翻違反民意的代議士的決定，如果只有兩大政黨他們有能力發動公民投票，這個公民投票根本就不是人民的權利，這個公民投票就不是人民的武器，這個公民投票只是政黨的玩具。

這個現況我們絕對不能忍受，90萬人站出來連署才有可能可以啟動公民投票，到第四個階段，50%的投票門檻可以說是在所有的《公民投票法》的束縛當中，最不合理的，你必須要有900萬以上的人出來投票，正面的命題才會通過，否則就算反面的命題贏了，大家就想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江宜樺他那個時候在核四公投的議題上，他為什麼要投的是：「你是否贊成核四應該停建？」他為什麼不投：「你是否贊成核四應該續建？」理由很簡單，50%投票門檻的限制嚴重扭曲了，嚴重扭曲了整個民主政治最基本的原理，那最基本的原理就是，只有站出來投票行使權利的人，才可以共同的來決定公共事務，躺在家裡睡覺的人、在電影院看電影的人、出去渡假的人，甚至人根本不住在臺灣的人，他們沒有參與投票，你不能把他們算成反對票，但是我們目前《公民投票法》50%的門檻把所有沒有站出來投票的人通通都算成反對票，通通都算成反對票，一個最簡單的數學，我們不管任何大小的選舉，再激烈的選舉，你催出來的投票率最多最多，最多最多將近七成，反對公民投票命題的人，他事實上只要動員兩成的人杯葛這個公民投票案，這個公民投票案即使會站出來投票絕大多數的人都贊成這個公民投票的命題，我們的公投案還是不會通過。

這樣子的限制它造成可怕的現象是什麼？它造成可怕的現象是，讓我們大家提到公民投票的時候都會皺眉頭，說那個公民投票是玩假的，說那個公民投票沒有用，這樣的結果，當大家在情緒上開始討論公投、開始害怕公投，最高興的就是那些在廟堂之上亂搞的人，因為他們成功的剝奪了、成功的瓦解了人民對付他們最有利的武器。

針對剛剛那四個整個公民投票現在所出現的門檻跟限制，我跟一群學者在2011年提出了《公民投票法》的修正草案，拿到立法院去，拿到立法院去請他們提案修法公民投票，我永遠不會記得，我拿那個修正草案去找某政黨立院黨團的總召的時候，他皺皺眉頭說：「麥共這啦，共這謀效，麥過啦(台語)。」跟我講這個話的黨團不是國民黨，跟我講這個話的黨團不是國民黨。

我們所面臨最現實的問題是什麼？我們所面臨最現實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提出來的訴求那些政客不理你？因為你沒有實力，你沒有組織起來，每一個人都是可以被各個擊破，很容易就被瓦解的，你沒有實力我為什麼要理你？我不改《公民投票法》，我對於你們的訴求視而不見，我下次一樣高票當選，就像顏清標，就像顏清標，他用公款喝完了花酒，進去了監獄，他的兒子繼續當選，這就是臺灣的民主政治，這就是我們面臨現實的狀況，如果說我們自己不努力、不團結起來清楚的告訴大家、影響旁邊的人，這不是我們要的民主政治，我們要的民主政治絕對不是只要你有權、只要你有勢，你幹什麼都可以。

在過去這段的期間當中，我相信各常常在很多，報章雜誌的文章也好，學者論述的文章也好，逐漸浮現一個名詞，那個名詞叫作「兩岸權貴集團」，兩岸權貴集團他們躲在房間裡面，少數人正在決定我們的未來，正在出賣臺灣的民主，對那些人來講，臺灣的民主被搞多爛，他們一點都不在意，因為他們繼續地待在廟堂之下、待在他們的私密空間，吃香喝辣，過他們舒服的日子，所有的苦果反正都是你們這群人在承受，我在意什麼？

除了這種兩岸權貴集團以外，我要跟各位報告的是，20年以前我們說，有政治人物站出來講，有政治人物站出來講，說我們要掃除臺灣的黑金政治，我要跟各位報告的是，新的黑金政治，新的黑金政治跨海峽兩岸不是只有財團、不是只有政客，黑道，全部都融合在一起了，我相信當我說新的黑金政治的時候，台中的市民聽得懂我在說什麼，這些新的黑金政治是各位要的民主嗎？是我們可以忍受的嗎？如果這不是我們要的民主，這不是我們可以忍受的，我們要問我們自己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到底出了什麼問題，我們竟然容忍這種新的黑金政治不斷地在蔓延，而且是在台中這種大都會區蔓延，當這個地方是由新的黑金政治在掌控的時候，我不知道請全世界三個最大的男高音來台中演唱有什麼意義，是在催眠大家，是在催眠大家嗎？催眠大家說，其實我們過得很幸福，其實台中人很有文化水準，我們不必去看到在這表象的後面醜惡的結構。

要去改變臺灣的民主政治，我知道全體島國前進的工作伙伴大家都知道，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知道並不容易，並不容易，我們必須要從社會的基層開始，為什麼島國前進會選擇透過這樣的方式，我們走遍全國，我們一個地方又一個地方，透過這樣的方式宣揚我們的理念，告訴大家說，我們團結起來，我們一起站出來，才有可能創造改變的機會，因為如果我們繼續冷漠下去，我們繼續束手待斃，我們的未來、我們的生活就會被這些政客徹底地出賣、徹底地摧毀，我們要讓那些政客知道，我們這次是玩真的，島國前進跟他們玩真的，人民是跟他們玩真的，這些事情絕對不是只有少數幾個人可以做，

絕對不是林飛帆一個人 不是陳為廷一個人 不是島國前進幾十個工作伙伴就做得出來，我們需要大家加入我們，加入我們，加入我們不是為了島國前進，加入我們是要創造臺灣民主政治改變的契機，是要創造臺灣民主政治改變的力量。

我們第一次到台中來，我們沒有發新聞稿，沒有透過傳統媒體的宣傳，我們只有在臉書上面公布這個訊息，謝謝各位今天站出來支持我們補正公投法的連署，加入我們共同改變臺灣民主政治的行列，但是在今天晚上以後，我們還需要更多，我們還需要更多更多像各位一樣關心臺灣的未來、關心臺灣的民主的朋友，請各位今天回去，有很多人在問：「我能夠做什麼？」我們可以從身邊的事情開始做，告訴你的親朋好友、告訴你的鄰居同學我們面臨的狀況，把眼睛睜開來，看看臺灣民主政治現在真實的樣貌，看看在台中市的權力結構，黑金政治，新的黑金政治是如何在控制整個台中的建設、整個台中的預算、整個台中未來以及他的生活。

我們今年夏天，島國前進會走過全國每一個縣市，台中這邊島國前進已經招募了工作伙伴，今天有很多工作伙伴帶著島國前進的臂章來協助連署公投法補正的工作，如果各位認同我們的理念，我在這邊誠摯的歡迎大家，邀請大家共同加入我們改變臺灣民主政治的行列，我們共同創造臺灣民主政治改變的契機，只要我們努力，只要我們持續，我相信，我相信，改革的曙光、島嶼的天光一定會露出來，讓我們一起創造改變，謝謝大家，謝謝。